

今生是亲人

王连葵
彭明艳 著
北京出版社



今生是亲人

彭明艳 王连葵 著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今生是亲人/彭明艳, 王连葵著. -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0. 8

ISBN 7-200-04155-6

I. 今… I. ①彭…②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7669 号

今生是亲人

JINSHENG SHI QINREN

彭明艳 王连葵 著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100011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朝阳北苑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7 印张 405 000 字

2000 年 8 月第 1 版 200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 000

ISBN 7-200-04155-6

I·644 定价:23.00 元

献 给

我们所有的亲人

无论是身边的，

还是已经故去的… …

作 者

今世有缘

(代序)

黄宗江

去年，1999，20世纪之末，我投入了一部电视连续剧《今生是亲人》。我说投入，不是现在常说的投资什么的，而是全身心地投入了这次拍摄，当的是演员。我当过职业话剧演员，1944秋，我离开重庆，下海当了水兵，也可谓在大洋里金盆洗手，于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今年79周岁，虚称80，又重施铅华粉墨，可称古稀今亦少有。这几年，也偶然玩票，过个戏瘾，如在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电影《飞跃，飞跃》，电视《寻梅》等等中，演个零碎，均只差强人意，并不顺心。于今80岁重学吹鼓手，亦属大难。惟演剧之道，首在放松，从容应对，但看艺缘、戏缘、人缘。

首先吸引我的是这个剧本《今生是亲人》，初看也许就是部情节戏，看下去却见深情深意深邃。它描绘的是一个老教授家，历尽坎坷，落实政策，总算苦尽甘来。我演的这老爷子成了个幸福的“姥爷”，不意突然发现全家疼爱的外孙子却血缘大异，是二十年前大地震中出生时，在医院抱错了。这一错，错了三个都叫震的孙子，错了三家。老教授家外，还有出租司

机家、郊区老农家。这三大区别，阶层、环境、文化、风格，大不相同，矛盾自是重重，甚至兴讼法庭。最后的最后，不但互相体谅，且融入了一种俱是亲人的至高境界。这一点，我深有切身体会。我就有个比血统还亲的孙子，（习称外孙，我们家取消外字），他妈妈是个超级马大哈。我孙子小时候，我就对他说，他是他妈妈在瓜地里抱错的。在戏里，我这老爷子一下子抱错了仨，这份得劲可想见！

首先可我心的是剧本。这年头差劲的甚至令人生气的本子不少，好的也真有。我的恩师，已故戏剧电影大师张骏祥，每为电影艺术呼吁，首先就呼唤一剧之本的剧本。他常说：电影的莎士比亚还没出现，一定会出现的！我引申之：电视的莎士比亚还没出现，其必出现！其实莎士比亚，古今中外演剧业的大师们，也没什么秘招，不外是深入人物、人心、人性。语言俚俗，可又俗中见诗；一语以蔽之曰：大雅大俗，雅俗共赏之。《今生是亲人》这本子啊，庶几近之。大白话说：有这个意思啦！莎士比亚是否已再现，可先别那么吹嘘，然而应有此志！我老觉呼着别瞧电视剧这行业透着俗，大俗中每出大雅，如章回小说中出世界巨作。我期待着以电视连续剧形式写自己的《红楼梦》的大作家出现！

我捧着《今生是亲人》的剧本欣然进入了摄制组。导演艺龄不大不小，严谨又从容。演员是群戏，男女老少，一个是一个的。尤其演我女儿的，孙女的，我作为观众时就特喜欢她们，进了戏更是“视如己出”。于是这一家人，三家人哪，真都成了“今生是亲人”啦！

我从事文艺、演艺，几十年来有这么个体会：悲愤出诗人，欢快出艺人。整个的摄制组——编导演、摄录美、化服道——是个欢快的集体，能不能共同地创作出一部大俗大雅，能和《渴望》《牵手》《刑警本色》《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比比美？且拭目！

目 录

今世有缘(代序) 黄宗江

1	第一章	血	型
19	第二章	彷徨	
40	第三章	寻觅	
62	第四章	线索	
87	第五章	官司	
108	第六章	抗震	
130	第七章	生日	
152	第八章	震荡	
176	第九章	思念	
199	第十章	麻烦	

218

240

262

287

309

332

352

376

400

421

446

468

490

510

533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终篇

情义

刘震

旧怨

冰释

变故

鉴定

山里

独苗

回家宝

震宝

惊澜

考验

公堂

亲人

团圆

第一章 血型



小护士从手术室匆匆跑出来，对被梦宁叫来的外科王主任说，正在被抢救的刘震需要输血。

梦平的脑子又一次“嗡”地响了一声。

刚才，她是在昏迷不醒的儿子被推进手术室的那一刻赶到的。丈夫敬贤把电话打到梦平工作的出版社时，编辑室的陈主任正私下向她透露说，这次准备为她争取一个副高职称的名额。当了快二十年的编辑，在中级职称这个台阶上“踏步”都快十年了，终于在五十岁以前能拿到一个高级的职称，梦平觉得这辈子可以向自己有个交待了。

可是好运气的“小脸儿”就让她看了这么

一眼，还没容梦平把这个好消息说出来，敬贤就告诉她，儿子学校来电话，在计算机系足球队当主力的刘震，头撞到了球门柱上。那上边有挂球网的铁钩儿……

这是梦平脑子里今天第一次“嗡”地响了起来。

“抽我的！”“我来我来！”刘震的同学们撸着袖子涌了上来。

“别喊别喊！”王主任挥挥手，问小护士，“病人什么血型？”

“正……验呢。”小护士有些胆怯地低下了头。

“这么半天，连血型还不知道，真够呛！”王主任训斥了小护士一句，转过来问梦平和敬贤，“你们知道儿子的血型吗？”

梦平一愣，和敬贤对视了一下，摇摇头：“还真没验过。”

王主任转身对小护士说：“还不快去验！”

小护士低着头，转身跑进了手术室。

“王大夫！”梦平一把拉住要往手术室走去的王主任，“我是他妈妈。需要多少血，您抽我的！他……他还在上学呢……”

“梦平梦平，你是B型血，不一定能用。”敬贤走上前一步，“王主任，我是O型血，您就抽我的吧！”

“这可需要几百CC呢！”王主任打量着这个快五十岁的、瘦瘦的中年人，“您的身体……”

“敬贤……”梦平知道他的体质本来就不太好。

“放心，我身体没问题。”敬贤笑着拍拍她的手，转脸对王主任说，“咱们抓紧时间吧！”

王主任看了看站在一旁的妇产科大夫梦宁，迟疑了一下，终于对敬贤说：“好吧，您进来。”

敬贤叮嘱梦宁关照好姐姐，小声安慰了梦平一句，跟着王主任走进了手术室，按照护士的安排，向抽血的诊室走去。

这时，小护士跑来，给正在换手术服的王主任送来了刘震的验血单。

什么，AB型？！

王主任用自己都不敢相信了的眼睛，瞪了小护士一眼：“血型不对，再验一遍。仔细点儿！”

可是，小护士第二次送来的验血单上，仍然明确无误地写着：AB型！

这次王主任真的是目瞪口呆！O型和B型的父母怎么会生出……

难道，这孩子不是他们亲生的？



今年是梦平的本命年。

对于一个近五十岁的女人来说，实在应该用“大半辈子”来概括了。半个世纪啊！梦平觉得“半个世纪”很伟大，可她的这大半辈子，太碎！

有时候，虽然是极少的时候，深更半夜，梦平会突然被一个念头惊骇得从床上猛地坐起来：一辈子就这样过去了！

这种对于生命限度的恐惧，深藏在每一个人的灵魂深处。与生俱来，携死同归。它平时被现实生活中的一切所掩盖，大到志向理想，小至柴米油盐。只有在夜深人静、半睡半醒时，它才会像水中的一团油污般慢慢地散开，浸淫着渐渐迷离的意识。作为编辑的梦平看过一本书上说，人，作为一个生命个体，其本性说到底是孤独的。因其如此，在人的一生中，才需要有亲人、朋友，用与他们之间的情感，来消解对孤独的恐惧。

所以每当这时，梦平就迫切地想推醒睡在身边的敬贤，想

和他说点什么，随便说点什么。可是，端详着与其性格一样一以贯之温和地熟睡着的丈夫，梦平不忍心打扰他。其实他和自己一样，忙碌琐碎地度过了大半辈子，可能他也是刚刚从对孤独的恐惧中进入了梦乡。明天一早，和自己一样，也有那么多的人和事在等着他。而且，他不但和自己一样有老人和孩子，在老干部局还大大小小是个副主任，比她这个普通编辑的责任还要重。

这时，梦平往往是轻手轻脚地下了床，走出去。她想去看还差两个月就要高考的女儿刘娅，是不是仍在挑灯夜战；去看看上大二的刘震是不是还在网上“冲浪”。然后她还要去看看八十岁的老父亲是不是已经睡下，药吃了没有，要不要喝水。她更担心夜深人静的时候，父亲想起含冤死去二十多年的母亲而伤感……当她确认了所有亲人都正常无恙后，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下，又想起了梦宁。那个当妇产科医生的妹妹，四十岁了，还一个人住在医院的单身宿舍里。难道她真就这么打一辈子“光棍儿”？如果她到了自己这个年纪，也猛然想到大半生已经过去的时候，她……不，不会！妹妹比自己有出息，事业上有令人钦羡的成就，马上就快评上正主任医师了。到那时，她回想起自己的大半生，不会像姐姐一样感到琐碎，而是充实！

梦平出生在海外。父亲留学毕业后，在一家机构里从事远东考古学研究。在那儿与母亲结识、相爱、结婚。梦平出生一个月，万里之外的家乡就传来了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父亲兴奋之余，思乡愈切，便为女儿起名“梦平”。两年后，父母冲破重重阻碍，带着梦平辗转回国。除了对自己新生祖国的拳拳之心，毕老认为，考古学的生命力在于田野发掘工作中不断的新发现。这片曾饱受战乱蹂躏，而如今却被和平的阳光普照着广袤的大地，正是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天堂！梦平记得自己

小时候，父亲非常忙，常常下田野几个月才回来一趟。一回来就滔滔不绝地给当英语教师的母亲和自己，还有那个除了吃奶什么都不懂的梦宁，讲一个个新奇的发现。那真是一个快乐的年代啊！

受家学熏陶，梦平学习非常用功，立志长大后成为像父母那样的学者。可就在她像现在的刘娅一样，准备向高考发起最后的冲刺时，1966年的高考奉命取消，因为大家忙着要搞一场文化的“大革命”。还没等梦平弄明白，文化的“革命”为什么就不让上大学时，这场“革命”已经革到了父母的头上。他们双双“荣升”“反动学术权威”和“帝国主义特务”，隔离、批斗、殴打、羞辱，直到投入监牢。家里只剩下梦平和梦宁两个“狗崽子”，天天提心吊胆地等着各路造反大军来抄家。那阵势，梦平只在鬼子进村的电影里见过。

没两年，母亲就被折磨死了。父亲虽然从监狱里放出来，可等着他的是大西北近十年的流放生涯。接着，梦平也被迫扔下了还在上学的妹妹，去了云南兵团。一直到她因为生病而重返北京的时候，梦宁中学毕业，又被送到远郊的延庆大山里插队。那十年，一家人就这样颠沛流离，天各一方。幸而这时她有了敬贤，一个和她一样孤身一人的、外表温和却内心坚强的男人，很快他们就有了一个小家。第二年，在北京城被唐山大地震晃动的呻吟声中，梦平一个人在医院里，生下了他们的儿子刘震。那时候，敬贤因为清明节在天安门前骂“江女皇”，被抓进了监狱。性格温和的敬贤就是这样，每当处于命运抉择的关口时，总是表现出与其外在性格截然相反的另一面，就像他当初选择与“黑五类”的子女梦平结婚一样。

民间流传，那场大地震乃天怒所致。物极必反，接下来的生活便天翻地覆地变了样。父亲平反返京，敬贤出狱回家，梦宁考上了医学院。虽然因为怀刘娅，梦平错过了圆自己大学梦

的最后机会，可是毕竟被调到了一家出版社当编辑，边上“业大”边工作，边照料一家老小。不知不觉中，走到了今天……按父亲的话说，她也该忙忙自己的事了！

哦，就是今天，在听到刘震受伤的消息前，因为她编辑的一本明星自传市场畅销，社里又是要加印，又是要炒作。当了近二十年编辑的梦平，第一次有了些成就感。而且陈主任准备把这次惟一个副高指标，“照顾”给这位当初手把手教自己编书的老大姐。

可就在这时，得知儿子受伤的敬贤，正焦急地拨着梦平办公室那部永远占线的电话。



“敬贤，怎么样？”梦平担忧地望着刚从手术室出来的敬贤。他的胳膊上还按着一个棉球。

敬贤温和地笑笑：“大夫说就是外伤，没伤着颅内，问题不是太大。”

“姐，你看，我说没事儿吧！”梦宁安慰着一直替外甥担着心，一刻也不肯在椅子上坐下的梦平。

梦平暗暗松了一口气，马上又担心地望着敬贤：“那……那你呢？”

“我没事儿！”敬贤又笑了笑，还是那样温和。

由于只是外伤，手术只做了不长时间就结束了。王主任从手术室出来了。

“大姐，他已经脱离危险了，您放心吧！一会儿出来就可以转病房了。”王主任轻描淡写地说着，可却禁不住打量着眼前的这位母亲。

“真的？”梦平千恩万谢地抓住她的手，“谢谢您了，真太

谢谢您了！”

“大姐，我跟梦宁是老同学。您别客气！你们回家给刘震拿两件内衣和日用品吧。”

“哎哎，我这就去我这就去！”梦平忙不迭地点头应着。

“哎，梦宁。”王主任拉了拉愁云初展的梦宁，还暗中向她使了个眼色，“你来一下！”

梦宁被她的眼色弄得有些不安，匆匆对姐姐交待了一句，跟着王主任向她的办公室走去。

谢天谢地，总算是虚惊一场！

刚刚从儿子身上回过神儿来的梦平立刻想起来，得去给家里打个电话，把刘震的情况告诉老父亲，免得他一人在家里胡思乱想地折腾自己，再把他那脆弱的心脏折腾出什么事来！还有准备高考的女儿刘娅，梦平赶不上回去给她做晚饭了，让她放了学到饭馆先吃点东西，好去上晚自习。

望着担惊受怕了大半天，连午饭都没顾上吃的梦平，敬贤真想让她坐在这儿好好休息休息。他向护士打听哪儿可以打电话，然后按着她的指点，向王主任的办公室走去。

沿楼道拐过一个弯，敬贤看到了那扇挂着“主任办公室”牌子的门。他刚要抬手敲门，听见里面传来梦宁惊讶而疑惑的声音。

“这……这怎么可能呢？我姐是B型这没错儿，可……会不会验错了？”

“我专门让他们又验了一遍，”王主任说，“连你姐夫的血型也核实了一下，不会错！这孩子肯定不是他们的亲生儿子。”

敬贤觉得头一下子被冻住了，冰冻三尺，下面她们再说什么，他都听不见了。

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当年梦平真的是和……敬贤不敢想下去了。他来到

医院的花园里，坐在石凳上想来想去，可是，只有这一种让他不敢想、更不愿意去想的可能。他整整抽完了两支烟，站起来时才意识到，自己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敬贤回到手术室门口，看到梦平正俯在推车旁，呼唤着刚刚被推出来的刘震，忙跑了过去。

“刘震，刘震！”敬贤轻声地叫着儿子。

刘震听到父亲在叫他，微微地睁了一下眼睛，随即又闭上了。

“好儿子，”敬贤咽下了一口涌到胸口的酸水，一以贯之地温和地笑着，“没事啦啊！”

一位拿着病历的护士走过来：“哪位家属来办一下住院手续？”

“哦，我来我来。”敬贤向她走了过去。

“您是病人的……”

“我是他……父亲。”他顿了一下，像宣示着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

“我是他父亲！”



随着梦平的脑子今天第三次“嗡”地响了起来，这个曲折揪心的情感故事便正式拉开了篇章。

“那……那 B 型和 O 型就肯定不会有 AB 型的孩子？”看着梦宁带回来的验血单，梦平懵了，忘了正在收拾的刘震住院用的东西。

“对。”梦宁关上房门，对姐姐点了点头。

“你没有记错？”

“姐，”梦宁冷静地望着她，“对于我们医生来说，这是常

识！看来，刘震真的不是你和敬贤哥的亲生儿子！”

梦平的脑子里不“嗡嗡”了，她脑子里空了：“不，我不信，我不信！他……他怎么会不是我们的亲生儿子？就凭……就凭血型？”

“可是，这是事实……”

“我不相信这是事实！”梦平突然喊起来，一把抓住梦宁的胳膊，“你上街找一个人，跟她说，她养到二十岁的儿子，不是她亲生的，就因为血型对不上。你问问她，她能相信吗？”

“姐……”

梦平突然想起了什么，放开抓着梦宁胳膊的双手，猛地向写字台扑去，拉开一只抽屉，翻了半天，从一个铁盒里翻出了一张卡片。

“你看看，你看看这个！”梦平把卡片伸到梦宁面前。

梦宁接过来，看到那是一张二十年前的出生证。

“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梦宁无奈地苦笑着说。

“说明他是我生的呀！”梦平用不容争辩的语气一口气说下去，“自从见到刘震的第一眼，我……我就能认准了他就是我怀过的那个孩子。他那鼻子，还有眼睛……这是一种本能，其实连看都不用看，光凭感觉都能认出自己的孩子来。梦宁，你要是自己怀胎十月生下过一个孩子，你肯定就信我的话。这比什么化验都可靠！”

“是啊！”梦宁感叹着说道，“这也许是我这半辈子最大的缺憾。可是，姐，我天天和母亲孩子打交道，能感受出来她们那种……叫第六感应也好，叫生物感应也好。当然我也知道，那种感觉，除非亲身经历，别人是体会不到的。这我相信。不过，不管这种感情有多美，多深，事实毕竟是事实啊！人的血缘关系也是一种生物遗传关系，也是有科学依据的……”

“我不管什么科学不科学！我就是不相信刘震不是我的亲